

一月抒怀

□ 唐红生

岁序更替，一元复始。当我们挂上崭新的日历，几个红彤彤的数字映入眼帘，一月来了，承接着过去一年，开启了一年的一岁。

一月又称元月，古人称之为“三元”，即“岁之元、时之元、月之元”，故之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元，始也。”元，是乾坤四德之首，生养万物，生生不息。《尔雅·释诂》则说：“元，首也。”将“元”直接解释为“人头”，可见其地位之高。元旦，现通常指公历新年的第一天，标志着一年开始。

跨入一月，每人新增一岁，一切悄然变化。咿呀学语的婴儿讲起清晰的话语，蹒跚学步的幼儿不再踉跄，少年儿童增长知识，青年才俊练就本领。老人面容中多了一份欣慰，我们则多了一份积淀，一份责任，一份感恩。

一月，小寒、大寒接踵而至，已进入一年中最寒冷时节。但寒有寒的气象，冷有冷的风骨。站在无垠旷野上，疏朗开阔，彻骨的寒意笼罩四周。树枝上、枯草上、房屋上，落满了霜，晶莹洁白，泛着冷冷的光。河塘变得沉静起来，树落光了叶子，黝黑且瘦骨嶙峋，但坦荡的姿态有着简约之美。

一枝梅让冬有了明媚，有了意趣。“天向梅梢别出奇，国香未许世代知。殷勤滴蜡缄封却，偷被霜风折一枝。”蜡梅舒枝绽蕊，凌寒吐芳，流露出特有的气质和神韵。梅花也在覆满冰雪的树枝上默默绽放，任由寒风刺骨，那冰肌玉骨的风姿愈加凸显。此时，谁不为一缕幽香而驻足，谁不为疏影横斜而称颂，谁不为一抹生动的红而叹服？

寒风无法阻挡奋进的步伐，人们为梦想继续耕耘。农民或给农作物施肥，一垄垄冬麦和油菜，抖擞精神与严寒搏斗，青翠中蕴藏生机；或兴修水利，清沟理塘；或修剪果树，整枝待春。工人在工地上热火朝天、在车间里出力流汗。快递小哥迎风斗寒，货车司机马不停蹄……

走进一月，春节的脚步愈来愈近，红红火火的年味愈来愈浓，大街小巷、乡村农家漫起喜气洋洋的气氛。俗话说: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蒸包子、蒸年糕、炸肉圆、做花生糖，“送灶”“掸尘”……家家为过年做准备。春节如一条神奇的纽带，将个人、家庭、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；春节如一道无声的号令，把所有人思绪化为热切的期盼。

朝霞映红了东方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。这是温暖、希望和活力，这是新年梦想的起点，这是点燃激情的清晨。回望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勤奋过、拼搏过，有成功也有失落，有喜悦也有苦恼。面对新的一年，美好的祝愿当然是心想事成。但事与愿违时，我们应看看蓝天，看看白云、看看山水，冷静地想一想，调节心情，放下包袱。只要尽心尽力，就不觉得遗憾，只要认准的事就不轻言放弃。我们要拿出应有的精神和斗志，坦然面对压力和困难，一步一步地迈进，一月一月地收获，坚持就能胜利。

一月是新一页纸，从元旦开始，就记录着一年的生活。我要一笔一笔去描绘，用最美的色彩和最美的构图描摹出最美的画卷。我要继续做一个勤勉之人，认真对待每一天。新的365个日子犹如365颗玉珠，要我去雕琢、去打磨。我将把它变得剔透璀璨，然后串起珠链挂在胸前。这是对自己极佳的奖赏。那时，我会骄傲地说：我做了最好的自己！

“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。”伴随一月前行的步伐，回暖的音韵越来越清晰。我俯下身，仿佛听到大地脉搏的律动。翻过这一页，便是春的扉页，我分明看到春的影子。那冰雪融化、花红柳绿的景象，那阳光明媚、生机勃勃的风光，闪耀着新的光彩。

和母亲出游

□ 苏成才

随着母亲年岁的增长，她的腿脚日渐不便，即便是短距离的行走，也显得颇为吃力。这个周末，爱人提出了一个温馨的提议——与母亲一同出游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怀抱。找了个双休日，我们陪伴母亲一同前往皖南川藏线。

皖南川藏线，以其险峻的山势和壮丽的风景而闻名遐迩。考虑到母亲的行动不便，我们特意准备了一辆小推车。夕阳如血，金色的余晖洒满了崎岖的山路，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壮丽的面纱。

晚上，我们终于寻觅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民宿。这家民宿坐落在一片宁静的山谷之中，小桥流水，绿树成荫，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韵味。民宿老板是一位忠厚地道的老人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锅地道的土鸡汤，那浓郁的香气瞬间唤醒了大家的食欲。然而，母亲却似乎有些舍不得吃，总是将青菜豆腐夹到碗里。

晚间，我们原本打算要两间房，但母亲却坚持认为这样太铺张浪费。最终在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里，摆上了两张大床。夜深人静时，母亲的呼噜声在房间里回荡，让我辗转反侧，久久难以入眠。

一早起床，我或许因为昨晚的失眠而显得有些惺忪。母亲注意到了我的神色，神色慌张地问道：“昨晚，我是不是又打呼噜了？哎呀！人越老越糊涂啦，我，我不该阻拦你要两间房啊！”看着她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我赶忙安抚道：“没有，我睡得好着呢！”那一刻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在母亲眼中，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需要呵护的孩子。

母亲的转变在次日夜晚显得尤为显著。她主动提出要两间房，我和爱人赶忙应和：“妈，没事，两张大铺能行，两间浪费！”同样的夜深人静，而今晚我却睡得很沉很香。母亲的鼾声，早已化作儿时的摇篮曲，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安宁。

蜿蜒曲折的山路，不仅是我们与母亲沿途欣赏的风景，更是我们母子情深桥梁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学会了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，学会了在忙碌中寻找家庭的温暖记忆。

“读书人去留萧寺，招隐山空忆戴公”。

一千五百年前，镇江南山，一位年轻人正在装点自己的书房，三万卷藏书正源源不断地从南朝梁的都城建康运往这里。他叫萧统，是南朝梁的太子，三岁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五岁诵《五经》，萧统自幼便得到父亲梁武帝的宠爱。与大多数皇太子不一样的是，萧统一直视富贵与权势如过眼云烟，他喜爱文学、喜欢游学，当东官府内三万卷藏书越读越少之时，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编撰一部诗文总集，把天下文章中的精华汇聚成册。

萧统的想法得到了父亲梁武帝的大力支持，资金、人员一应俱全，只是，朝廷政务繁忙，身为皇太子的他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处理。权衡之下，萧统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专注于读书编书一事。他带着东官府内几位亲信，一路南下，寻找自己理想的读书之地。环绕在镇江城南的一片丘陵，让萧统停驻了脚步。

这片丘陵就是南山，它距离城市不远，却犹如一片幽深安宁的世外桃源，这里峰峦叠翠、古柏参天，既有奇花异草之珍，又有曲径通幽之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正是南朝时期古琴家戴颙隐居的地方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战乱频繁，朝代迭易，面对着严酷的社会现实和混乱的政治斗争，一大批名士选择遁居山林，戴颙也是其中之一。他跟随父亲和兄长一起，常年隐居南山中，与花鸟鱼兽作伴，与溪水松涛为邻。他在南山聚石引

水、植树为林，修筑“竹林精舍”三百余间，以作藏书休憩之所，每天携斗酒双柑与桐琴，卧坐山涧岸边，静听山间黄鹂鸣叫，山雀啾啾，怡然自得之际，雅兴大发，创作出琴曲新弄十五部，长弄一部，他还尝试将南朝时期的民歌曲调引入古琴，《游弦》《广陵》《止息》三曲成为传世佳作。

南朝宋武帝刘裕仰慕戴颙才华，屡次诏召入朝为官，戴颙均婉言谢绝，“帝之招，颙之隐。”这“一招一隐”的佳话在当时广为流传，人们将戴颙隐居的南山又叫做招隐山。

萧统对戴颙仰慕已久，彼时，戴颙的“竹林精舍”尚存，已成为南山“招隐寺”的主要建筑，殿宇恢宏，香火旺盛。萧统决定，就在此处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阅读空间。

“读书台”是萧统为自己建造的读书休憩之所，每天，他在这里研究历朝历代的经史典籍。不远处处的“增华阁”，则吸纳了当时南朝著名的饱学之士，萧统常常与他们一起谈经论道。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，也被萧统请来担任自己的东宫通事舍人。一时间，南山之中文星荟萃，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聚集此处。“何必诗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郎朗的书声伴随着山水的清韵，十一年后，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《昭明文选》编撰完成。

萧统在南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《昭明文选》成就了萧统，也成就了南山。此后的岁月里，无数人循着戴颙的琴声，循着萧统的文脉，相继来到南山，悠扬的婉约的山水清音不时回响，

中华文化的涓涓细流丝缕不绝。

“共寻招隐寺，初识戴颙家。还依旧泉壑，应改昔云霞。绿竹寒天笋，红蕉腊月花。金绳倘留客，为系日光斜。”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与友人共游招隐寺，写下一首《陪润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》。

“苍苍竹林寺，杳杳钟声晚。荷笠带斜阳，青山独归远。”唐代诗人刘长卿一首《送灵澈上人》，将佛家圣地的兴盛与清秀幽静的竹林美景刻画得颇为生动。

“终日昏昏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唐代诗人李涉与鹤林寺僧人一番对话后，心情豁然开朗，一首《题鹤林寺僧舍》让人们记住了千古名句“又得浮生半日闲”。

公元1087年，北宋书画家米芾辞官南下，来到了今天的镇江，他在镇江购置了三处房产作为自己的养老之地，其中一处便在南山之中。对于走遍了名山大川的米芾来说，这片山林中取静，古朴幽深，给人一种与自然天然成趣的交融之感。米芾为南山题名“城市山林”，每天，他欣赏着山中的云蒸霞蔚、日升月落，描绘着这里的花开花落，一草一木。他与儿子米友仁开创出一种新的画法“米氏云山”，采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，把南山的景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米芾在镇江定居四十余年，病卒后归葬南山鹤林寺，他选择用永远的相伴来诠释自己对南山的喜爱之情。



瑾 琛

刘玉宝 摄

醋的启蒙

□ 孙建平

我的关于醋的启蒙，是年少时候爷爷给的。

早年，爷爷奶奶住在大路东南面几里地远的杏花村，再后来，爷爷奶奶就搬到镇子上和我们住在一起了。说是住在一起，其实并不在一个屋檐下。爷爷奶奶居住的是单独的屋子，他们的住处和我们的住处之间隔了一个窄窄的弄堂，就几步远。

住处是“一碗水的距离”，吃饭也不在一起。爷爷是退休教师，有退休工资，他和奶奶单独开伙，伙食标准要比我们高。我那时年少，经常跑到爷爷奶奶的房内玩，也看爷爷奶奶吃饭。爷爷那时喜欢吃菜面，每次吃菜面的时候，爷爷都喜欢在碗里滴上几滴深红的香醋，再搅拌均匀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将面条送进嘴里。这个情景，是我对于香醋的最初的记忆，应该也是爷爷给予我的关于醋的启蒙。那时家贫，我们简单的餐桌上，香醋可能还不是必需品，所以除此以外，没有和香醋有关的记忆。

后来日子渐渐好了，我们的餐桌上也开始渐渐用上了香醋，但用香醋调味的食材通常以

深色为主，像爷爷这样吃白色的菜面也要滴上香醋的情景，我却很是少见，就想，骨子里，应该是爷爷对于香醋的喜爱吧。

爷爷当年吃的香醋，是大路酱醋厂生产的。计划经济时代，物资的流通不似如今方便快捷，一个大路酱醋厂，就生产了许多满足当地人生活所需的物品，如酱油、酱菜、豆酱、香醋等。大路酱醋厂在大路老街的南街，南巷口的西边，属于传统的前店后厂的那种。我家就住在酱醋厂的西南边，我小的时候，每天去学校读书，都要经过酱醋厂的后门。许是对什么都感到好奇的年龄吧，每次经过那里，只要看到门开着，我就会停下脚步往里面看。宽广的院子里，横竖排列着百余口大缸，每口缸上都盖着竹制的“尖顶帽子”，那个里面，应该就是腌制的酱菜，或者正在酿制的酱油和醋吧？酱醋厂临街的店面，有木制的柜台，靠墙的木制货架上，是琳琅满目的各式调味品。店堂里，几口大缸装满酱油和醋，那时酱油和醋极少是瓶装的，基本以“零拷”为主。大缸几口，舀酱

醋的竹提子几把，漏斗几个，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路酱醋店留给我的记忆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也是倏忽之间，光阴就过去了几十年。今天，醋已经是镇江的城市名片之一，一直很受欢迎。家里常备镇江醋，说是不可一日无醋，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，而是生活中实在的情景。寻常的餐桌上，飘满醋的酸香，世俗的味道，立刻就迷人许多。比如早餐搭粥的小菜，做个凉拌萝卜丝，里面滴上几滴醋，再有麻油、酱油、味精、白糖的加持，寻常食材，立刻活色生香，白米粥可以多喝半碗。午饭的餐桌上，内容可以更加丰富一点，比如做个洋葱炒肥肠，面筋炒豌豆苗，出锅之前，淋上一些镇江香醋，小小的厨房里立刻就溢满浓浓的醋香，舌尖记忆，瞬间归来，亦荤亦素，样样都好。

岁月酿造，滋味绵长。一瓶醋，一座城，这样的故事，可以让人回味很久很久。感谢时光的赐予。感谢每一个有醋相伴的日子。

光阴的马车

□ 余记其

音，我听见早晨在黑夜中呱呱坠地的脆响，我听见阳光破晓时爽朗的大笑……

光阴的马车，在有风的夜，波澜激起。惊回首，岁月除了留给我们那种感情的伤痕外，把一切都给改变了。我们都成了新面孔，无情的时光在我们之间留下了太多变幻的痕迹，这种独特的、唯一的、认真的情感终究被时间和距离切割成了生疏和无奈，被生活的奔波和忙碌冲散得七零八落。

在这情感堆垛的季节，我又想起了生命的脆弱。大千世界，多少人为生活东奔西走，这时他们是否踏上了回归的路程，他们是否听到了亲情的呼唤，这萧瑟的天空使这个星球如此寂寥和寒碜，他们可否稍稍歇息，重温那失落了、跌碎了的梦，回舔一下青春和爱情的伤口？

在这裸示真实的夜，我又想起了成就与永恒。生命是一种旅行，为了彼岸的诱惑，有的跋涉能够成功，有的跋涉根本没有结果。这个世界充满了残酷的埋没和无稽的错位，只闪烁着寥寥几颗幸运星辰。人人都是过客，待走完那生命的轮回，绝大多数都像草一样枯了，不

苏轼，与米芾齐名的北宋著名学者，对于南山同样情有独钟。在他辗转漂泊的一生中，镇江这座江南小城，吸引他先后十多次探访。

“花时腊酒照人光，归路春风洒面凉。刘氏宅边霜竹老，戴公山下野桃香。客头匹练兼天净，泉底真珠溅客忙。安得道人携筇去，一声吹裂翠崖冈。”苏轼诗中提到的刘氏是宋武帝刘裕，戴公正是古琴家戴颙，彼时的先贤早已作古，但在苏轼心中，圣人远去，南山犹在，金戈铁马虽已化作鸟语松涛，但高山流水却与自己的心灵唱和共鸣。他也在南山建起“别院”，种下一片竹林，朝夕与之相伴，“郊原雨初霁，春物有余妍。古寺满修竹，深林闻杜鹃。”

“润州到处皆绝，最爱城南古竹林。无数乱山藏寺小，几多篱径入门深。老松千尺响天籁，疏磬一声来梵音。胜地殷勤数回过，翻怜身世久浮沉。”清代学者汪懋麟，漫游南山竹林寺时，将所见所闻在诗句中作了颇富意境的抒发。张玉书、王文治、康有为等也先后在南山留下墨宝，就连康熙皇帝也偏爱南山，“一径入深竹，数里上上方。丛生岩嵒密，枝拂云烟长。”大自然仿佛极尽所能来打造出这一片人间仙境，幽深而静谧，清凉而秀丽。

时光荏苒，物转星移，山河变迁，古今多少事被掩映在历史的光阴中，而钟灵毓秀的南山，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守护着它底蕴深厚的文化瑰宝。



茨菰滋味

□ 徐新

在冷空气持续不断地侵袭下，冬天悄然来到了，时令之物茨菰也到了上市的时节。

茨菰，是我们儿时的冬天经常能吃到的食物。茨菰的叫法有多种，比如慈姑、芽菇等，还有燕尾草。它的长相很可爱，圆头圆脑，大者如桃，小者如栗，每一颗都带有一个顶芽，俗称“茨菰嘴子”，弯弯地翘着，好像是一个个十分俏皮的小逗号。宋人苏颂曾对茨菰作过形象的描绘：“剪刀草，茎干似嫩蒲，又似三棱草，其色深青，每从十余茎，内抽出一两茎，上分枝，开四瓣小白花，蕊深黄色，根大者如杏，小者如栗。”我们村没有种植茨菰，但冬至以后，总有几条船装着满舱的茨菰停在小镇边的河里。

那时候，我们每家都会买茨菰，而且一买就是十几斤也在家里，放着也不会坏，大白菜、青菜等吃腻了，就换换口味。茨菰口感微苦，少时回甘，在当时也不是我们爱吃的菜。于是，父母在切好茨菰块以后用开水焯一下去掉苦味，并采取红烧的办法，来改善口感。当然，茨菰烧肉味道还是很好的。但是那时物资匮乏，只能在过年时或者来客人时才能吃上茨菰烧肉，而且我们还是喜欢挑肉吃。即使那酱红的肉躲在白色的茨菰下，我们的筷子好像长眼睛似的，总能很快地把肉扒拉出来，忙不迭塞进嘴里大快朵颐，而那被脂肪充分浸润的茨菰，味道似乎也好许多。

文坛老饕汪曾祺曾专门写过散文《咸菜茨菰汤》，描述了他对茨菰由不喜欢吃到喜欢的过程。“我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好感。这东西有一种苦味。”后来，汪先生十九岁离乡，辗转漂流，三四十年来没有吃到茨菰，就因为这么久了，便对茨菰有了感情。他说：“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菰的。我见到，必去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。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。所有的茨菰，都由我一个人‘包圆儿’了。”而他的老师沈从文认为茨菰有“格”。那年，汪曾祺去沈从文家拜年，师母张和炒了一盘茨菰肉片。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菰，说：“这个好！‘格’比土豆高。”

茨菰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，《本草纲目》这样描述：“一根岁生十二子，如慈姑之乳诸子，故名之。”这是说到了收成时，它每棵秧下都有一串如土豆般的茨菰，一般是一串12颗，象征着一个月一颗。因此，民间多视茨菰为吉祥物，意寓多子多福，所以也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。唐代白居易曾在《履道池上作》道：“树暗小巢藏巧妇，渠荒新叶长慈姑。”宋代杨东山的《咏慈姑花》云：“折来趁得未晨光，清露稀风带月凉。长叶剪刀镰不割，小花茉莉淡无香。稀疏略惨瑶台雪，升降常涵翠桨浆。恰恨山中穷到骨，慈姑也遣入诗囊。”诗句描写了茨菰花的美丽可人，更可贵的还是茨菰还有顽强的生命力，穷到骨的深山中，也能发现它的踪影。宋代陈与义《盆池》的“三尺清池窗外开，茨菰叶底戏鱼回”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分明是一幅闲适惬意的水墨诗意图。而画家们也常把茨菰作为创作素材，国画大家齐白石画过《游虾茨菰图》，李苦禅也画过《茨菰鱼鹰图》。

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，肉类食品都已不再稀缺，茨菰烧肉也是家常菜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一盘茨菰烧肉吃下来，往往是茨菰吃完，肉都剩下了。年岁渐长，有诸般人生况味的体验，蓦然发现茨菰变得可口起来，我已悦纳了它那淡淡的苦味，而吃在嘴里颇有嚼头的感觉也让人回味无穷。八年前曾到西北边陲工作，从此以茨菰为原料做的菜肴有独钟，虽然西北大地不适合种植茨菰，但好在物流越来越方便，在异乡能吃上茨菰烧肉、红烧茨菰等这些菜也不再是奢望了。

又到了茨菰上市的季节，那散发着淡淡清香，苦后回甘的绵长味道再次轻轻袭来……